

從互文現象論李白與謝朓的關係

李錫鎮*

提 要

現存李白詩一千餘首，其中有十四首直接言及謝朓，另外顯然摹擬謝朓的同題之作有三首，至於在詩中採用謝朓詩的語彙、意象，或風格相近的詩篇亦復不少。這種詩人之間作品的互文現象，自然引起歷來學者之關注，凡是討論謝朓或李白詩者大多會提及，何況李白是唐代極富盛名的詩人，李白稱賞謝朓詩，不僅關乎謝朓詩的評價，也牽涉李白在創作上取法謝朓及其作品的風格。

本文擬將焦點放在討論李白是在何種情境之下稱賞謝朓詩？那些受到稱賞的詩篇有何高妙之處？引述謝朓其人或詩，對李白而言究竟展現了怎樣的作用？希望有助於問題的澄清，並增進對謝朓或李白的理解。

關鍵詞：李白、謝朓、互文現象、金陵、宣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 Bai and Xie Tiao through the Intertext

Lee Hsi-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Li Bai greatly praised poems of Xie Tiao is not only influential in the evaluation of Xie Tiao's poems, but also implicative in imitations of creations and the writing style of Li Bai. Throughout over 1000 extant Li Bai's poems, Xie Tiao's name was appeared in 14 poems. Furthermore, Li Bai even wrote 3 imitation poems with the same style and title as those of Xie Tiao's poems. Moreover, he used the same words and images in several poems and presented a similar style as Xie Tiao did. The intertext phenomenon occurred between Li Bai and Xie Tiao always catches the eye of scholars naturally. Above all, Li Bai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oets of Tang Dynasty. Everyone who discusses the poems of Li Bai and Xie Tiao mentions the intertext phenomenon.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Li Bai admired Xie Tiao's poems, the excellences of the poems Li Bai acclaimed and the influence of quoting the words of Xie Tiao's poems and his name on Li Bai. It will be better understanding to Li Bai, Xie Tiao and their poems, especially to above issues.

Keywords: Li Bai, Xie Tiao, Intertext, Jin Ling, Xuan Cheng

從互文現象論李白與謝朓的關係¹

李錫鎮

一、前言

現存李白詩一千餘首，其中有十四首直接言及謝朓²，另外顯然摹擬謝朓的同題之作有三首³，至於在詩中採用謝朓詩的語彙、意象，或風格相近的詩篇亦復不少。這種詩人之間作品的互文現象⁴，自然引起歷來學者之關注，凡是討論謝朓或李白詩的大多會提及，何況李白是唐代極富盛名的詩人，李白稱賞謝朓詩，不僅關乎謝朓詩的評價，也牽涉李白在創作上取法謝朓及其作品的風格。

李白在《古風》五十九首之一，聲稱「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反對沈約的聲病說和梁陳以來的宮體詩，他雖有復古之論，然而並非全然排擯六朝文學，唐、宋人早已指出其學習《文選》，從其詩也可發現受到陶淵明、顏延之、謝靈運、鮑照、江淹、沈約、吳均、庾信等的影響，李白詩得力於六朝文學，絕非限於謝朓而已⁵。近來研究李白詩的學者，頗為強調其與謝朓的關係，認定李白對謝朓有一種強

¹ 本文係《臺大、成大中文系學術交流——古典與現代之間》研討會（2007.11.4）論文，今依本刊評審意見，篇題及內文略有修正，謹此申謝。

² 參見（日）松浦友久著，劉維治譯，〈李白詩歌中的謝朓形象——白露垂珠滴秋月〉，《李白詩歌抒情藝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頁28。松浦友久言有十五首，唯〈姑熟十詠〉古來多認為非李白之作，見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1年3月），頁1323、1324；〈謝公宅〉一詩，見於〈姑熟十詠〉，今不計在內。

³ 即〈玉階怨〉、〈鼓吹入朝曲〉、〈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

⁴ 互文（intertext），在文學研究中，指一篇文本在另一篇文本中確實地出現，如借用、襲用、影射、典故、仿作等均是互文現象。詳參（法）蒂費·薩莫瓦約著，邵煒譯，《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⁵ 曹道衡，〈六朝文學與李白〉，《中古文學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7月），頁270-277。

烈的認同感，將其歸因於二人「資質秉性相同所致」⁶；或從接受美學觀點，比較二人詩風、對自然之審美、生平抱負、人格志節、政治遭遇等方面的相近，指出謝朓其人及詩符合李白的期待視野，證說這種認同感的內涵⁷。

李白對謝朓具有認同感，或說認同謝朓是因與其期待視野相符，此一見解實不容懷疑；除了李白詩可以為證，尚可由李白遺願殯葬謝朓故宅所在之青山，強化其證據，這表示李白對謝朓必有「深深敬慕之情」或「共鳴感」⁸。但認定李白與謝朓「資質秉性相同」，此語之指涉義究竟為何？是否可以說是生命情調或人格氣質的相似？抑或當限定在詩風、對自然之審美等方面的部分相近？似乎仍有商量的餘地。本文擬將焦點放在討論李白是在何種情境之下稱賞謝朓詩？那些受到稱賞的詩篇有何高妙之處？引述謝朓其人或詩，對李白而言究竟展現了怎樣的作用？希望有助於問題的澄清，並增進對謝朓或李白的理解。

二、論李白稱引謝朓之語境及情境因素

李白（701-762）上距謝朓（464-499）二百餘年，謝朓是繼謝靈運之後著名的山水詩人，李白浪跡天下，自言「一生好入名山游」，山水風景的愛好與詩歌的寫作，可將相隔異代不同時的人牽繫在一起，若遊歷於古人曾經登臨過的山水，更易激發思古之幽情。李白〈入彭蠡經松門觀石鏡緬懷謝康樂題詩書遊覽之志〉，僅由詩題，即可見出李白緬懷謝靈運，含有旅遊、寫作、閱讀、想像等多重經驗之組合，他對謝靈運〈入彭蠡湖口〉詩必定是爛習且激賞的⁹；謝朓之於李白，應當也有類似

⁶ 松浦友久，《李白詩歌抒情藝術研究》，頁 25-47。

⁷ 蔡振念，〈論李白對謝朓詩歌的接受〉，收錄於東華大學中文系編，《文學研究的新進路——傳播與接受》（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 7 月），頁 243-263。

⁸ 松浦友久著，劉維治譯，《李白的客寓意識及其詩思——李白評傳》（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10 月），頁 288、289；並參蔡振念，〈論李白對謝朓詩歌的接受〉，《文學研究的新進路——傳播與接受》，頁 258、259。

⁹ 此詩有云：「攀岩照石鏡，牽葉入松門」，見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的情況。

李白一生飄蕩不定，大部分是在行旅中度過，學者言其缺乏定居性，採取的是一種客寓的生活方式¹⁰。李白在詩中直接言及謝朓，大致都為遊歷或寄寓金陵、宣城時所作，以下略依撰作時間之先後為說，如云：

· 金陵夜寂涼風發，獨上高樓望吳越。白雲映水搖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
月下吟久不歸，古來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

· 天上何所有？迢迢白玉繩。斜低建章闕，耿耿對金陵。漢水舊如練，霜江
夜清澄。長川瀉落月，洲渚曉寒凝。獨酌板橋浦，古人誰可徵？玄暉難再
得，灑酒氣填膺。(〈秋月板橋浦汎月獨酌懷謝朓〉)

從詩題和詩篇內容來看，這兩首均與遊歷金陵有關¹¹，前者是城西樓，後者是城西南的板橋浦，皆是秋季月夜獨自出遊，當下即目之景物置於詩篇前半部分，抒發緬懷謝朓之情則放在後面，結構頗為相近。李白之所以會由眼前風景聯想到謝朓，一則緣於自身強烈的孤獨感，一則是眼前遊處的場所或景觀也曾是謝朓經歷過的。如果對照謝朓〈晚登三山還望京邑〉和〈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詩，將可察見李白之「憶」與「徵」，當是意識到自身感受，並通過聯想而追認謝朓詩中也表達了類似的孤獨感；至於景物意象與謝朓詩的關係，李白前一首與其所吟朗的謝朓詩並不相同，「白雲映水搖空城」與「澄江靜如練」動靜有別，顯然有對比性差異¹²；後一首與謝朓詩¹³頗為相似，從李白使用謝朓詩用過的語彙，「玉繩」、

年8月)，頁191、192。

¹⁰ 松浦友久，《李白的客寓意識及其詩思——李白評傳》，頁286-288。

¹¹ 詹鍔將這兩首詩繫於開元十四年（726），視為李白初次遊歷金陵所作，時年二十六歲，見《李白詩文繫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4月），頁6。

¹² 謝朓詩「澄江靜如練」，《文鏡秘府論》、《太平寰宇記》引，「靜」作「淨」字，唯之前蕭統《文選》、歐陽詢《藝文類聚》引文均為「靜」字，參見逸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9月），頁1430、1431校語。李白詩「解道」二句，宋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八引「淨」作「靜」字，「長」作「還」字，見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頁521。案「淨」、「靜」詞義有異，「澄」、「淨」義近，或當作「靜」字為宜。又「解道」一詞，張相解釋言「猶云會說也；其指前人之名句而言者，則猶云會詠也。」並羅舉古來諸多用例，詳見《詩詞曲語辭匯釋》（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3年4月），頁132-134。

「低建章」、「澄」、「江」、「如練」、「耿耿」、「夜」、「清」、「渚」、「寒」，知其所見風景略無殊異。由李白這兩首詩，我們發現他是遊歷至謝朓踐履的景觀或場所，而興發緬懷之情，謝朓詩所描述的心境或景致，對他自身體驗展現了參照和印證的作用；所謂「古來相接眼中稀」、「玄暉難再得」，其所表達的歎賞之情，明顯含有「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詩·邶風·綠衣》）那種今古相映彼此契合感通的內涵。

李白在宣城¹⁴，曾經遊歷謝朓遺跡，現今尚保存的兩首詩，其中也流露緬懷謝朓之情，其一曰：

江城如畫裏，山晚望晴空。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秋登宣城謝朓北樓〉）

北樓在陵陽山，謝朓任宣城太守時所建，俯瞰宛溪、句溪繞郡城合流，上有鳳凰、濟川二橋，則建於隋代¹⁵。此詩前六句，寫登樓所見之景，末二句言少有人如其登上此樓，目睹江山如畫而會感念緬想建樓者，似有表彰謝朓之意¹⁶。謝朓〈後齋迴望〉，極可能就是寫其北樓眺瞰之景，詩曰：

高軒瞰四野，臨牖眺襟帶。望山白雲裏，望水平原外。夏木轉成帷，秋荷漸如蓋。鞏洛常睠然，搖心似縣旆。

前四句寫遠望之山水，與李白詩相近，唯李白似未在詩中直接言及謝朓登樓賦詩。李白另一首詩曰：

謝亭離別處，風景每生愁。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鳴秋。今古一相接，長歌懷舊遊。（〈謝公亭〉）

¹³ 謝朓這兩首詩，見洪順隆，《謝宣城集校注》（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69年10月），頁216、217、316；曹融南，《謝宣城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1月），頁205、206、278。以下凡所稱引詩篇，不煩注其出處，可參見二書，至於詩篇具體內容，本文其後將有討論。

¹⁴ 李白往來宣城不止一次，其始遊在天寶十二載（753），其後曾多次往返金陵、宣城之間，有關其行蹤及作品撰作年代之推考，參清王綺〈李太白年譜〉，見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詹鍈，《李白詩文繫年》。

¹⁵ 參王綺注，見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頁1254、1255。

¹⁶ 參元方回，《瀛奎律髓》，見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頁1255。

此亭當在宣城北郭外，而非謝朓送別范雲的新亭¹⁷，新亭位處建康城南，從未稱為謝公亭。李白此詩是直對謝公亭賦詠，因是送別之所，故客散山空，風景生愁，詩寫春秋景物，知非純屬眼前所見。詩末二句，則是因為亭與謝朓有關，遂遙想謝朓曾在此處送別友人或離開宣城¹⁸，移情設想當時景況，而有跨越古今、彼己銜接之感。李白這兩首詩，都是遊覽古跡，處身實體的建築而緬懷謝朓，其人雖已過往，在想像中彷彿又呈現在眼前的山水風景裏。

李白對謝朓之懷想，也在寫給友人的詩篇中做過表達，如下列這首詩云：

我家敬亭下，輒繼謝公作。相去數百年，風期宛如昨。登高素秋月，下望青山郭。俯視鴛鴦羣，飲啄自鳴躍。夫子雖蹭蹬，瑤臺雪中鶴。獨立窺浮雲，其心在寥廓。時來一顧我，笑飯葵與藿。世路如秋風，相逢盡蕭索。腰間玉具劍，意許無遺諾。壯士不可輕，相期在雲閣。（〈遊敬亭寄崔侍御〉）

此詩篇題，一作「登古城望府中奉寄崔侍御」；詩「我家敬亭下」二句，一作「我登謝公樓，輒繼敬亭作」，未審孰是。就詩篇內容而言，知李白時在宣城，謝公樓應即是前述之謝朓北樓，敬亭山在宣城北，謝朓有〈遊敬亭山〉詩；李白首先交代寄出的這首詩，與他遊覽謝朓遺跡所見所思有關，言「相去數百年，風期宛如昨」，指其與謝朓雖然年代懸隔，在遊歷時想其風韻文采，卻有仿如昨日的感覺。李白與崔成甫有多首贈答之作，其人曾任陝縣尉，攝監察御史，時貶官湘陰，詩言「夫子雖蹭蹬」，即指此¹⁹。李白此詩意在寬慰崔成甫仕途之不遇，言其為雪中之鶴，終將翔集瑤臺之上而飛黃騰達；「登高」四句寫其遊歷所見之景，乃在借景自比為野地啄食之鴛鴦，寄言崔成甫他日若是仕途得意莫要譏笑。

李白這首詩提到謝朓，固然與其遊歷的場所有關，若留意詩篇中的語彙，「青山郭」亦見於謝朓〈遊東田〉，「寥廓」見於謝朓〈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詩。前首詩謝朓言其心情不樂，因出遊而轉為愉悅；後首詩涉及謝朓受密告，被迫離開隨王，言其離職已然寥廓高飛，設羅者亦無可如何。李白用謝朓這兩

¹⁷ 謝朓有〈新亭渚別范零陵雲〉詩，李白曾用其語，後文再述。

¹⁸ 謝朓有〈忝役湘州與宣城吏民別〉詩，難以確知是否即在此亭話別。

¹⁹ 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頁 889；詹鍔，《李白詩文繫年》，頁 92、94。

首詩的語彙，應當也化用其詩意，一則自言出遊之樂，一則寬解崔成甫要將貶官視爲高翔於寥廓的天際。

李白另有一首贈友之詩，也是由遊歷而緬想起謝朓，其詩曰：

三山懷謝朓，水澹望長安。蕪沒河陽縣，秋江正北看。盧龍霜氣冷，鵝鵲月光寒。耿耿憶瓊樹，天涯寄一歡。（〈三山望金陵寄殷淑〉）

三山在金陵西南，瀕臨長江。據詩題，這首詩是李白登三山眺望金陵之作。謝朓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三山」、「長安」、「河陽」，這些語彙見於其詩；「秋」、「鵝鵲」、「寒」、「耿耿」，見於〈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盧龍山，遙接石頭城，在建康西，其命名始於晉元帝²⁰。李白此詩首四句，援用〈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首二句「灞浹望長安，河陽視京縣」之例，以「長安」代稱金陵，「河陽」比其眺望風景所處之地三山，可知李白「三山懷謝朓」，是與其遊歷之場所有關。他特地登三山遊覽的動機，極可能即因讀過謝朓詩，此詩表述其所立之位置、觀看之方向、所見之風景，都有援引謝朓詩用語的現象，可說是對謝朓詩的表現形式的一種仿擬；他將這樣的詩篇送給友人殷淑，言「天涯寄一歡」，顯然在提示詩篇之作意，亦即若將所寄詩篇與謝朓詩比較，賞鑑時可得歡笑，因此李白這首詩當是帶有戲擬的性質。

李白與殷淑的友誼應該甚爲融洽的，彼此之間可以戲謔玩笑，不致流於嚴肅，此尚可由下列這首詩見知，李白在詩中亦表達對謝朓詩的稱賞。詩篇頗長，故節引如下：

我吟謝朓詩上語，朔風颯颯吹飛雨。謝朓已沒青山空，後來繼之有殷公。粉圖珍裘五雲色，曄如晴天散綵虹。……故人贈我我不違，著令山水含清暉。頓驚謝康樂，詩興生我衣。襟前林壑斂暝色，袖上雲霞收夕霏。……相如不足誇鸛鶴，玉恭鶴髦安可方？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為君持此凌蒼蒼，上朝三十六玉皇。下窺夫子不可及，矯手相思空斷腸。（〈酬殷明佐見贈五雲裘歌〉）

²⁰ 參王綺注，見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頁 890。

「明佐」，當作「佐明」，是殷淑之字。此詩原有注云：「謝朓宅在當塗。」則李白這首詩應是作於當塗²¹。由詩題可知殷淑贈其五雲裘，李白以詩酬答。詩中直接稱引的人物，謝朓之外另有謝靈運、司馬相如、王恭；引述的前人詩句，「朔風吹飛雨」出自謝朓〈觀朝雨〉，「山水含清暉」、「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出自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作〉，「瑤臺雪」三字當與鮑照〈學劉公幹體五首〉第三首有關，其詩有云：「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集君瑤臺上，飛舞兩楹前」²²。

李白此詩前四句，言其朗吟謝朓詩，特為引述「朔風吹飛雨」，又加上狀描風聲的「颯颯」一詞，除了稱賞其詩，亦可能是要交代收到其所贈之五雲裘時的情境，或許當塗也正下著雨，就其行文語脈而言，又有藉著對謝朓詩的讚賞進而褒美殷淑的用意。至於引用謝靈運或鮑照詩句，則是為了具體形容五雲裘色澤之精美，言司馬相如鸛鷖裘和王恭的鶴氅裘，也不能與之相比，立意亦然。李白稱引謝靈運詩，對〈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詩理應讚賞，而聲稱穿上五雲裘將使山水風光更形增色，讓撰寫「山水含清暉」詩的謝靈運為之驚訝，他也因此詩興大發，且言披上此裘得以凌雲飛仙，那將更添他對殷淑的想念，如此表述充分顯示此詩戲謔的意趣。若據李白這首詩來看，他對山水詩顯然不獨衷情於謝朓，謝靈運應該也是倍受欣賞的。

李白詩中有兩處，採用「清」字概括謝朓詩的風格，其詩云：

-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酌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 黃鶴西樓月，長江萬里情。春風三十度，空憶武昌城。送爾難為別，銜杯惜未傾。湖連張樂地，山逐汎舟行。諾謂楚人重，詩傳謝朓清。滄浪吾有曲，寄入棹歌聲。（〈送儲邕之武昌〉）

梁蕭子顯《南齊書·謝朓傳》言其「文章清麗」，可知用「清」字稱謝朓詩，並不

²¹ 詹鍇，《李白詩文繫年》，頁100；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頁582。

²² 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頁112；錢仲聯增補集說校，《鮑參軍集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2月），頁359。

始於李白。歷來評論之用語亦常與「清」字相涉，此與謝朓詩頻用「清」字不無關聯，也與他擅長捕捉景物清妙的感受和清山秀水的幽遠風光有關²³。李白詩歌用語中，用及「清、明、輝、白、碧、綠」等本身具有鮮明光輝感的語彙，出現的頻率極高，尤其是與「清」、「白」構成的語彙特多²⁴，從詩歌頻用相似的形容詞，可以為李白讚美謝朓詩「清」找到解釋的基礎，他對謝朓擅長捕捉景物描寫山光水色，應當是極為欣賞，此由前述或已能隱約感受到，後文再就他稱賞的謝朓詩考察其所關注的部分。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此詩題一作「陪侍御叔華登樓歌」，《文苑英華》亦同，李白另有〈餞校書叔雲〉詩作於春季，而此詩寫秋景，李華曾被貶杭州，此言其官職亦與史傳相符，故學者認為詩題當以後者為是，李華可能道經宣城，李白得與之相遇，所登者應是謝朓北樓，詩中「人生在世不稱意」，即涉李華貶官之事²⁵。李白詩言「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小謝」係指謝朓，所登之樓為謝朓遺跡，當下觸發聯想，「從中突起，橫互而出」²⁶，其稱許謝朓詩，應是設想其人也曾登樓臨眺而作詩抒懷。李白此詩感歎時光流逝，日多煩憂，先述說自身感慨，似乎兼有對李華之際遇表示同情理解之意，登樓觀景，飲酒賦詩，唯牢騷滿懷，愁緒添多，最後指出或當效法范蠡，脫離官場，扁舟一葉，放浪江湖，以自求解脫²⁷。李白其人自有悲憂哀愁，唯其悲哀之感往往在明亮光輝的大自然中淡淡擴散而去，幾乎不留痕跡²⁸，即使此詩悲愁如此濃烈，依然有其開解之道，那麼，他所懷念稱賞的謝朓是否也能如此？後文談謝朓詩，理應加以比較。

〈送儲邕之武昌〉，這首餞別之作，李白是從友人將前往之地發想，「春風三十度，空憶武昌城」二句，知其送別在春季，憶其初遊武昌距今已三十年²⁹。武昌

²³ 魏耕原，《謝朓詩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9月），頁48、49。

²⁴ 松浦友久，《李白詩歌抒情藝術研究》，頁30、31。

²⁵ 詹鍇，《李白詩文繫年》，頁93；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頁1079、1080。

²⁶ 高步瀛，《唐宋詩舉要》（台北：學海出版社，1973年），頁192，引翁覃溪評。

²⁷ 李白〈古風〉五十九首之十八，有云：「何如鷓鴣子，散髮掉扁舟？」見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頁126、127。

²⁸ 松浦友久，《李白詩歌抒情藝術研究》，頁31-35。

²⁹ 詹鍇，《李白詩文繫年》，頁141。

舊屬楚地，李白此詩除了追憶昔日遊歷景象，所述人事也都與楚地有關，將「詩傳謝朓清」與楚人重諾並提³⁰，乃因謝朓曾在荊州任隨王蕭子隆文學之職，也是儲邕將要前往的方向，而「張樂地」一語亦見於謝朓〈新亭渚別范零陵〉詩，若作對照，將可發現李白此詩構思應受其影響。

李白自天寶十二載之後，其活動範圍大抵都在江南，經常來往金陵宣城，應與其地多山水古跡有關，其人交遊廣濶，故其提及謝朓亦大多見諸酬贈送別的詩中。以下這首詩，即述其遊歷金陵風景，向友人報告行程受阻的情況，詩云：

潮水定可信，天風難與期。清晨西北轉，薄暮東南吹。以此難挂席，佳期益相思。海月破圓景，荻蔣生綠池。昨日北湖梅，開花已滿枝。今朝白門柳，夾道垂青絲。歲物忽如此，我來定幾時？紛紛江上雪，草草客中悲。明發新林浦，空吟謝朓詩。（〈新林浦阻風寄友人〉）

詩題一作「金陵阻風雪書懷寄楊江寧」，則友人指江寧令楊利物，李白尚有數篇詩文提到此人³¹。這首詩交代其現今阻風遇雪，只能等待明晨逆流行船，且追憶昨日玄武湖、今朝白門之遊，詩末所以言「空吟謝朓詩」，應當是與李白將要乘舟離開的地點和前往的地方有關，而謝朓正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詩，李白吟朗的應是這首詩。李白另有一首也是在向友人交代行蹤的詩中提及謝朓，節略如下：

昔獻〈長楊賦〉，天開雲雨歡。當時待詔承明裏，皆道揚雄才可觀。敕賜飛龍二天馬，黃金絡頭白玉鞍。浮雲蔽日去不返，總為秋風摧紫蘭。……聞道金陵龍虎盤，還同謝朓望長安。千峯夾水向秋浦，五松名山當夏寒。……從茲一別武陵去，去後桃花春水深。（〈答杜秀才五松山見贈〉）

此詩先以揚雄自比，言昔日蒙玄宗恩寵，待詔翰林，後因遭受讒言而辭闕放歸，遂有遊歷金陵，尋訪宣城山水之舉。秋浦、南陵五松山，均在宣城附近；李白撮要言其由金陵經秋浦，抵南陵五松山。自稱「還同謝朓望長安」，一則以謝朓自比，言

³⁰ 「諾謂楚人重」，典用季布事。《史記·季布列傳》：「季布者，楚人，為氣任俠，有名於楚。……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見（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台北：宏業書局，1977年10月），頁1089、1090。

³¹ 詹鍔，《李白詩文繫年》，頁97。

其曾步謝朓足跡在三山之上眺望金陵風光，一則亦藉以表達其蒙受恩遇而依戀帝闕之情。根據上述兩首詩所作之類比，李白尋幽覽勝的旅程，往往會喚起他閱讀過的謝朓詩的經驗，而加深他對空間方位的意識，可以說其登三山是受謝朓詩的指引，三山的自然景觀，也因謝朓、李白相繼登臨發為詩篇而增添上豐富的人文意韻。

宣城因為曾是謝朓出守之地，李白客寓盤桓於此，其人際交往的酬贈之作，在構思時自易聯想起謝朓，將其引入詩篇，以下就其使用情況略作考察。首先是李白在天寶十二載（753）自燕薊初來宣城，已客寓三月，寫給當時宣城太守和崔成甫的一首詩³²，此詩篇幅甚長，共八十六句，僅節略引述，其詩云：

……無風難破浪，失計長江邊。危苦惜顏光，金波忽三圓。時游敬亭上，閑聽松風眠。或弄宛溪月，虛舟信洄沿。顏公二十萬，盡付酒家錢。興發每取之，聊向醉中仙。過此無一事，靜談〈秋水篇〉。君從九卿來，水國有豐年。……霜眉邑中叟，皆美太守賢。時時慰風俗，往往出東田。……遂歸池上酌，掩抑清風絃。曾標橫浮雲，下撫謝朓肩。樓高碧海出，樹古青蘿懸。……（〈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

從引文來看，李白自言「失計」、「危苦」，又用顏延之留贈陶淵明二萬錢，而悉送酒家買酒典故，自比曾獲友人周濟，則李白以詩投贈郡守，應有干乞之意，可知其南遊在經濟上亦遭遇困頓³³。至於詩中用語，「東田」讓人想到謝朓有〈遊東田〉詩，「遂歸池上酌」二句則與謝朓〈郡內高齋閑望答呂法曹〉詩「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類似。李白在詩中頌美宇文太守，是透過郡中老叟之口，言太守之出東田是為省風俗，非因不樂而郊遊；其飲酒彈琴則在公事之後，頗有經由謝朓詩之對照來突出郡守之賢的用意。所謂「曾標橫浮雲，下撫謝朓肩」，當是參用郭璞〈遊仙詩〉的句法，有云「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³⁴，言隱士與仙人浮丘公、洪崖為友，李白則在說太守志量高與雲齊，又能放下官職身份結交像謝朓那樣的詩人；謝朓以詩著名，李白隱然用以自比，而非指代宇文太守。若如上述，李白這首詩之

³² 詹鉞，《李白詩文繫年》，頁95。

³³ 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頁783。

³⁴ 聶恩榮，《郭弘農集校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頁298、299；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1年10月），頁553。

指稱謝朓及用其詩篇語彙，應是依據行文立意之需要，對謝朓之為宣城太守或是著名的詩人，就這兩種身份屬性作靈活的運用。

李白離開宣城前往金陵之時，在寄給崔成甫的詩中，又再次提到謝朓樓³⁵，其詩云：

宛溪霜夜聽猿愁，去國長如不繫舟。獨憐一雁飛南海，卻羨雙溪解北流。高人屢解陳蕃榻，過客難登謝朓樓。此處別離同落葉，明朝分散敬亭秋。（〈寄崔侍御〉）

若回顧前述，李白有登宣城謝朓北樓詩兩首，可見其有登樓經驗，作為宣城古跡，李白初次寓居其地，歷時數月，依理應會登臨憑弔，故學者將這兩首詩繫於天寶十二載（753）³⁶，此言「過客難登謝朓樓」，應當別有用意，非指作為古跡的謝朓樓不可登臨。按此句與「高人屢解陳蕃榻」，為律詩頷聯對句，用陳蕃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唯對徐孺子則解榻相迎事³⁷，上句用典事涉太守，則下句之謝朓亦應指稱其職官身份；此一對句，李白應是委婉表達在宣城雖受宇文太守禮遇，然而其人卻高不可攀難以親近，似乎意在向崔成甫交代離開宣城的原因。或許這與前首詩李白請求經濟援助，未獲宇文太守具體回應有關，而在詩篇修辭上化用謝朓事，應與李白遊歷的地點和交往對象的身份有直接的關聯。

李白另一首詩也是因地緣關係而用謝朓事，其詩曰：

杜陵賢人清且廉，東谿卜築歲將淹。宅近青山同謝朓，門前碧柳似陶潛。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前簷。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祇有水精鹽。（〈題東谿公幽居〉）

據詩題來看，當是李白造訪東谿公，而吟詩題字，故此詩亦屬酬應之作。杜陵指其人之姓或郡望，以其卜居東谿，遂有東谿公稱號。謝朓宅，在當塗東南的青山南麓³⁸。此詩頸聯、頷聯四句，言其住屋位置和居家環境，東谿應在宣城附近，才會說接近

³⁵ 詹鍔，《李白詩文繫年》，頁 95。

³⁶ 詹鍔，《李白詩文繫年》，頁 93。

³⁷ 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頁 885。唯所引《後漢書·卷八十三徐穉傳》，當作「卷五十三」。

³⁸ 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頁 1451。

謝朓宅所在的青山，在構思時又由門前垂柳而想到〈五柳先生傳〉，可見類比謝朓、陶潛，固與應酬文字含有揄揚頌美的性質有關，也須與實存的地理位置或景物配合。上述李白三首詩之提及謝朓，在詩篇中是種修辭上的用典，寓居宣城，應酬交際時用謝朓事，似乎極其自然。

李白十幾首詩中直接稱述謝朓，關於其稱述的情境及作用，本文略已就其詩篇加以分析。此外，李白詩尚有多篇雖未提及謝朓，詩中意象或語彙，實與謝朓詩有互文現象，可以補充說明其受謝朓影響的情況。以下採取羅列方式，提舉語詞相似的詩句加以比較，依據有無地理位置的相關性，區分為兩類。李白與謝朓詩句之用語相似，地理位置相關者，如：

李白（一）蒼蒼金陵月，空懸帝王州。天文列宿在，霸業大江流。……臺傾鵓鵲觀，宮沒鳳凰樓。……（〈月夜金陵懷古〉）

（二）待月月未出，望江江自流。……耿耿金波裏，空瞻鵓鵲樓。（〈挂席江上待月有懷〉）

（三）龍盤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春風試暖昭陽殿，明月還過鵓鵲樓。（〈永王東巡歌十一首〉之四）

（四）……鳥去天路長，人愁春光短。空將澤畔吟，寄爾江南管。（〈流夜郎至西塞驛寄裴隱〉）

（五）……我垂北溟翼，且學南山豹。……（〈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

謝朓（一）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鼓吹曲·入朝曲〉）

（二）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金波麗鵓鵲，玉繩低建章。……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三）……要取洛陽人，共命江南管。……（〈夜聽妓二首〉之一）

（四）……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

李白〈永王東巡歌〉，言「帝子金陵訪古丘」，含蓄地指稱天寶十四載（755）十二月永王璘擅領舟師東下金陵事，用謝朓〈入朝曲〉語彙「帝王州」，顯然在強調金

陵地理形勢及其政治上的重要。西塞驛，在武昌東之西塞山，峻嶒橫江，危峯斷岸³⁹，當是謝朓自荊州返京必經之地，故李白流放夜郎行至此，在酬贈詩中化用謝朓語。

李白在不同時地寫這五首詩，而其引用謝朓詩語彙，可說與謝朓遊宦所經之地建康、長江、宣城或荊州甚有關聯，當是構思時有意識的聯想。而詩句語彙的互文性，隨著相似成份的加多，必將使描寫的景物意象呈現極其類似的樣貌。值得關注的是李白有少數詩句與謝朓詩之互文，則造成表述內容呈現複疊多義的效果，如共同用「南山豹」，典出《列女傳》陶答子妻的故事，李白藉以言其赴剡中是為避開安史之亂，謝朓則用在言其出任宣城太守可視為避地隱居，李白詩贈崔宣城而如此表達，更使詩篇超出一語雙關而有多重性的表意作用。李白採納〈入朝曲〉語彙，不僅師其辭，且化用其意，可說近似用典。

李白用謝朓詩語彙，而其遊處之地並無直接關聯者，亦有以下句例：

李白（一）何處聞秋聲？翛翛北窗竹。……靜坐觀眾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潯陽紫極宮感秋作〉）

（二）……平生多感激，忠義非外獎。……渺然一水隔，何由稅歸鞅？日夕聽猿愁，懷賢盈夢想。（〈酬裴侍御對雨感時見贈〉）

（三）雨後烟景綠，晴天散餘霞。……（〈落日憶山中〉）

（四）四郊陰靄散，開戶半蟾生。萬里舒霜合，一條江練橫。出時山眼白，高後海心明。為惜如團扇，長吟到五更。（〈雨後望月〉）

（五）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方夜水月如練，清光可掇。……（〈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序）

謝朓（一）案牘時間暇，偶坐觀卉木。颯颯滿池荷，翛翛蔭窗竹。……（〈冬日晚郡事隙〉）

（二）……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京路夜發〉）

（三）……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李白「翛翛北窗竹」、「何由稅歸鞅」二句，與謝朓詩句僅有一字不同。「翛翛」指鳥之毛羽禿落的樣態，用以形容竹葉稀疏，首見於謝朓詩，李白應是讀其詩而加

³⁹ 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頁 873。

襲用。「稅歸鞅」與「稅駕」一詞意近，鞅指馬頸之軟皮套，意謂脫車駕而不再出仕⁴⁰，此意象語亦首見謝朓，李白亦是襲用。在寫景或表意時襲用成詞，頗欠缺創意，顯示李白受謝朓影響，或許這也是其表達稱賞的另一種方式，正如他不僅襲用「散餘霞」、「江如練」，也在詩篇中再三致其欽慕緬懷之意。就〈潯陽紫極宮感秋作〉來看，「媚幽」一詞明顯出現於謝靈運詩⁴¹，「陶令歸去來」二句不僅用其事，亦有對陶淵明其人的讚賞，而詩中特別提及陶淵明，據詩題即知與李白正遊於潯陽有關；這是我們討論李白與謝朓關係時，隨文所見之例。因此，我們不能說李白唯獨衷情於謝朓，或過度強調李白詩歌受其影響，李白與前代詩人的關係，此一課題實際上仍有待更作全面的考察。

綜觀上述，李白詩中之所以直接提及謝朓，或採用其詩歌語彙的詩篇，主要是因為他意識到其所遊歷的場所或景觀，與其所讀謝朓詩表述的經驗感受有其類似之處，這種今昔之間同情共感的認知，可說就是其在詩中表露稱賞謝朓詩的原因。至於其運用謝朓事跡或語彙入詩，則不能忽略經驗感受的傳達，須憑藉語言為中介，而語言具有歷史性，前代詩人的語用成例遂被沿襲、挪用而形成互文現象，這是文學作品常見的狀況，自不足為怪。唯若缺乏變創或襲用過多，必將會降低作品的藝術價值。因此，李白用謝朓詩語彙，其詩篇亦可有優劣高下之分，而謝朓的印跡清晰地留在其詩篇，足以顯示李白稱賞的謝朓詩應有其獨特性。

三、論李白稱賞的謝朓詩之寫景藝術與情感特性

李白詩中直接稱述謝朓或用其語彙的詩篇約二十五首，依據詩篇之間的互文現象，其所稱賞的謝朓詩則約有十一首，而現今尚存謝朓一百三十五首五言詩，比率似乎不算高；然而凡屬膾炙人口的藝術佳作，原是不可多得，是以須將焦點置於作

⁴⁰ 曹融南，《謝宣城集校注》，頁 277。

⁴¹ 謝靈運〈登池上樓〉詩言「潛虬媚幽姿」，見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頁 63。

品的品質。按照本文上述討論，李白稱述謝朓或用其語彙，有其特定的時機和地點因素，涉及李白遊歷或寄寓的場所和景觀，詩篇用於抒情寫景或是人際交往；因而謝朓〈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被稱引六次，〈觀朝雨〉等七首詩僅有一次，是否被引用次數較少者，詩篇的藝術品質相形之下較低？此頗令人懷疑，而李白雖稱賞謝朓詩，卻從未具體說明用其語彙的詩篇妙在何處？故本文擬依時間先後，全數加以討論。

謝朓〈遊東田〉詩云：

感感苦無悰，攜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樹，隨山望菌閣。遠樹曖仟仟，生煙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據《南史·齊鬱林王本紀》言「文惠太子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此即謝朓所遊之地，大抵作於齊武帝永明（483-493）年間⁴²。「累樹」、「菌閣」，指文惠太子蕭長懋所築之樓館，「山」即鍾山，在建康之東。此詩歷來傳稱，以「遠樹」四句之描寫景物最受關注，尤其「魚戲」二句，把握大自然剎那間的微動，傳神地將魚與荷、鳥與花之間的因果關係，運用對仗句並列組合為生動的圖景，更是被視為警策或秀句⁴³。

如果重新體察這首詩，謝朓特言其不樂而出遊東田，雖未言其是否因觀賞景物而改變心情，然瀏覽全詩，想必因此樂而忘憂。按詩言與友偕行，卻不言友朋之情，目光幾乎全投向景物。登臺樹尋雲是仰視，沿著山徑攀升，山下樓閣小如菇蕈是俯瞰。平視眺望，唯見遠處茂密的樹林模糊不清，裊裊升起的炊煙逐漸佈散而消失無形，寫出水氣迷濛的暮春景象。若論「魚戲」二句之妙，宜由物理推敲，如果當時有風，則荷動、花落即不必與魚戲、鳥散相關，故應是無風；又魚在水中游，如非近看，焉知有魚？鳥棲於樹，若不趨近辨聲尋覓，亦難睹其形。倘若如此，此二句言魚戲荷動、鳥散花落，所述因果關係看似自然而然，如配合這兩句前描寫的體驗

⁴² 曹融南，《謝宣城集校注》，頁 260；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7 月），頁 401。

⁴³ 古人對此詩評論，詳參洪順隆，《謝宣城集校注》，頁 295、296；曹融南，《謝宣城集校注》，頁 261。並參魏耕原，《謝朓詩論》，頁 100。

活動和景觀氛圍而論，「魚戲」二句近景的描寫，對置身於風景中的體驗者來說，應是先見水面之上荷動，察看乃知魚戲；至於「鳥散」一句，也應是無風卻見落英繽紛，目睹群鳥飛散，方推測其為騰空而震動花枝。倘若這兩句詩可以如此理解，那麼觀賞風景的人，已然為外在景物所吸引，他不僅敏感且好奇，當其疑惑得以豁然解之際，必是心情舒放，充滿喜悅，所以詩末二句言，雖有美酒當前亦不欲飲，只願抬頭迴望春山依稀可見的輪廓，風景尤勝於飲酒，則樂在其中，已可不言而喻。

〈遊東田〉詩，蕭統《文選》歸於「遊覽」一類，由此可見此詩早已受到關注。如果說山水詩的寫法，可區分為一種是作者以某一風景勝地為據點，靜觀周圍景物；另一種是作者本人在旅途中，邊行邊觀賞，所見景物不斷變化⁴⁴，謝朓此詩當是偏向後者；本文後面將會看到謝朓詩均有這兩種寫法。對於山水景物的觀賞，坐看與行遊是不同的體驗方式，其具體情況應是可有變化或兼而有之的，因而我們應把重點放在探問謝朓是如何以詩歌的藝術形式表現其獨特的體驗感受，並闡發其藝術價值。

謝朓〈夜聽妓〉兩首，頗具宮體詩的內容色彩，其文集有多篇詠物詩，且有與沈約、王融等同詠某類器物者，能有如此閒情，或當是永明年間遊於竟陵王西邸時的作品。以下討論李白用其語彙的第一首，其詩曰：

瓊閨釧響聞，瑤席芳塵滿。要取洛陽人，共命江南管。情多舞態遲，意傾歌弄緩。知君密見親，寸心傳玉盃。

明譚元春評曰：「豔在親暱」⁴⁵，唯未說明何以如此評斷。李白用其第四句語彙，亦非全詩精警之句。若據〈夜聽妓〉第二首言「上客光四座」，可知此詩描寫歌妓之音樂歌舞，是在朋友宴集的場合，地點或在竟陵王西邸。謝朓追述其經驗，前四句言其耳聞女子釧飾碰撞的聲響自閨閣傳來，唯見筵席零亂雜沓，宴會顯然已歷多時，主人乃召請洛陽來的美女，一起出場為賓客吹奏那用江南竹管製作的簫笛樂器。前四句寫歌妓出场的背景或宴席之氛圍，此詩妙處在後四句，「情多舞態遲，意傾歌弄緩」，言舞者、歌者依隨著樂曲悠緩的節奏，傾情盡意地展示曼妙的舞姿和歌

⁴⁴ 此說參見吳小如，《古典詩詞札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頁105。

⁴⁵ 引文見曹融南，《謝宣城集校注》，頁275。

聲；唯歌舞者或當有數人，且可能既歌且舞。二句似重在着力描寫歌舞表演，若參照結尾二句來理解，言「知君密見親」，則表演時不僅賓客為歌舞所吸引，歌舞妓雖在表演亦應留意賓客的表情，因而歌舞完畢，特別加意殷勤獻酒。譚元春所謂「豔在親暱」，或可由此索解。

謝朓〈入朝曲〉，蕭統《文選》題稱〈鼓吹曲〉，實為其〈鼓吹曲〉十首中第四首。李白詩用其語彙，且有同題擬作，可見極為欣賞。關於謝朓〈鼓吹曲〉的撰作時間與作品性質，郭茂倩云：

齊永明八年，謝朓奉鎮西隨王教於荊州道中作：一曰〈元會曲〉，二曰〈郊祀曲〉，三曰〈鈞天曲〉，四曰〈入朝曲〉，五曰〈出藩曲〉，六曰〈校獵曲〉，七曰〈從戎曲〉，八曰〈送遠曲〉，九曰〈登山曲〉，十曰〈泛水曲〉。〈鈞天〉已上三曲頌帝功，〈校獵〉已上三曲頌藩德。（《樂府詩集》卷二十，〈鼓吹曲辭〉）⁴⁶

隨王蕭子隆被任命為荊州刺史在永明八年（490）八月，翌年春方赴任所，若〈鼓吹曲〉是奉隨王命在途中作的，則當寫於永明九年⁴⁷。郭茂倩指出〈入朝曲〉的內容性質是「頌藩德」，其辭曰：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淶水，迢遞起朱樓。飛甍夾馳道，垂陽蔭御溝。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輜。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李白用首二句語彙，唯謝朓之構句亦非全然獨創，乃是承襲曹植〈贈丁儀王粲〉詩「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二句而來⁴⁸，曹植用於描述長安，謝朓挪移寫建康，這種輾轉運用的互文現象，在南北分裂時代，似有強化建康作為帝京的表義功能，其用意頗可玩味。

此詩前六句描寫建康城，用「金陵」這一古地名，涉及秦時陰陽家言其為王氣所鍾之地有關。首二句先由江南廣濶的領域以言其地理位置，稱讚京城建康宏偉華

⁴⁶ 見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台北：里仁書局，1981年3月），頁293。

⁴⁷ 曹融南，〈謝朓事跡詩文繫年〉，《謝宣城集校注》，頁453、454。

⁴⁸ 李善注引曹植詩句，題為〈贈王粲〉有誤，曹植別有一首詩作此題。

麗⁴⁹，此是泛說。接著四句，先寫城外，言江水河道蜿蜒交錯環繞，城樓臺閣矗立突起；再述城內，言街衢大道旁樓房高聳，皇宮臺城則垂楊遮掩著護城河。藉著大小、內外、高低等對比要素，狀描建康的整體形象，可謂具體生動。詩後四句，言藩王入朝拜謁皇帝，先言其儀仗隊伍之盛，軒車傘蓋在笳鼓聲中前行，後說藩王獻納計策，樹立事功，則將畫其圖像留名於南宮雲臺。此一樂府曲辭，寫景敘事，一靜一動，經由描繪帝都以寫藩王入朝，可說雄渾壯麗，具象如畫。

謝朓自永明九年春至十一年秋(491-493)，在荊州約三年，極其著名的詩篇〈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乃是奉齊武帝命由荊州返京，表達將抵建康時的心情。關於謝朓在荊州的情況，及其被召回京的原因，《南齊書》本傳云：

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啟聞。世祖敕曰：「侍讀虞雲自宜恆應侍接。朓可還都。」朓道中為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秋菊委嚴霜。寄言罽羅者，寥廓已高翔。」

或謂謝朓與王秀之，似無宿怨，疑另有其人⁵⁰。謝朓集有〈和王長史臥病〉，並附王秀之〈臥疾敘意〉詩，應無嫌隙。唯南朝宗王出鎮，州府軍政大事委由長史代理，皇帝亦以長史、典簽監督宗王⁵¹，長史密啟皇帝，報告宗王州府活動情況，當是其職責。永明八年，齊武帝第四子巴東王蕭子響任荊州刺史，因交易器仗，為長史劉寅等聯名密啟，拒捕而兵敗伏誅⁵²。隨王子隆賞愛謝朓文才，原是美事，唯日夕晤對，似有失分際；同為隨王僚屬的張欣泰，亦因典簽密啟而召回都⁵³，此當是武帝鑑於子響事，從嚴監控之舉措，而非因同僚私人恩怨所致。

謝朓對召回建康一事持何態度？本傳所引詩句，即出自〈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其詩曰：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

⁴⁹ 「佳麗」，解作宏偉壯麗，參見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台北：明文書局，1985年4月），頁134。

⁵⁰ 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頁410、411。

⁵¹ 陳長琦，《兩晉南北朝政治史稿》（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1月），頁82-93。

⁵² 《南齊書·卷四十魚腹侯蕭子響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1月），頁705、706。

⁵³ 曹融南，《謝宣城集校注》，頁454、455。

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煙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罽羅者，寥廓已高翔。

此詩蕭統《文選》選入「贈答」類，詩題清楚交代收受對象，言其已抵達建康西南瀕臨長江的新林浦，並連夜趕路前往京城。首二句，觸景興情，將浩浩江水日夜奔流，與一己旅途中滿懷著無盡悲愁並置，抽象的情緒藉著具體的景物加以徵喻，是以古來稱其工於發端、興象，常舉此為例⁵⁴。

謝朓家在建康，建康又是都城，這首贈答詩表達的卻是愈接近建康愈讓他懷念荊州，這種獨特的情感內容，應是本傳所述，與隨王投契，和僚友經常接觸，而有難以割捨的依戀之情。鳩鵲觀、建章宮，漢代宮殿名，此代稱建康宮城；定鼎門，西周鎬京南門，代指建康南門；昭丘，楚昭王墓在當陽，代稱荊州。「秋河」二句是新林浦周遭所見之景，天際的銀河在晨光微熹中顯得明亮，而水邊洲渚猶為青黑的夜色所籠罩；上下之間明暗對比，不僅寫視覺所見，也言身感秋夜之寒，此亦堪稱佳句。「引領」四句，寫其眺望建康城，目見遠處宮牆相對而立，月光投射於樓觀之上，玉繩二星低靠於宮殿之旁。李白用此詩語彙，主要集中於這六句，應與寫景具象有關。「驅車」六句，與「徒念」二句呼應，抒發其將至目的地，反而更懷念僚友；若論其構思，由「驅車」至建康南門而想到荊州的陽光，其想像或許因其所處之方位，抑或因此時陽光已現，儘管難以確知，「驅車」以下所述，「陽」與「馳暉」、「鳥路」與「鷹隼」等，詞義相關，可見出自聯想作用，且兼有對比或詰問的句法，故意象連綿，甚能深切表達其懷友之情。詩末四句，意象生動，然而若論其用意，「常恐」二句言其對政治處境常有憂懼感，「寄言」二句似已知遭人密告，意在表達被召回京城的不滿，頗有挑釁意味，語意似乎前後矛盾，已流於情緒。隨王是繼巴東王而任荊州刺史，原有前車可鑑，參照前述之討論，或許要說謝朓似欠缺政治警覺和智慧。倘若我們的理解可能成立，美而未盡善，也會降低此詩的藝術價值。

永明十一年（493）正月文惠太子蕭長懋薨，七月武帝亦薨，八月齊高帝之姪西

⁵⁴ 古人詩評，參見洪順隆，《謝宣城集校注》，頁 220、221；曹融南，《謝宣城集校注》，頁 207-209。

昌侯蕭鸞立皇太孫蕭昭業爲帝，王融因先欲擁立竟陵王而被殺，十一月昭業立弟昭文爲新安王。《南齊書》載謝朓由荊州返京後，任新安王中軍記室，值朝廷變故，秋返建康，年末方任新職，幾有半年無官職⁵⁵。隆昌元年（494），四月竟陵王病卒，七月，蕭鸞弑昭業改立昭文爲帝，年號延興，隨王亦爲蕭鸞所殺，謝朓轉蕭鸞驃騎諮議，領記事職，竟陵八友中的沈約出守東陽、范雲出守零陵，大抵亦在此年⁵⁶。謝朓〈新亭渚別范零陵雲〉詩云：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蕭統《文選》將此入「祖餞」類，清張玉穀對此詩結構，頗有切要分析，其言曰：

前六，突就范所往地援引古事，寫出雲去水流之感，落到我留子往，愈覺此別神傷。後四，透後言將來升沈各異，聚首末由，妙在明己心事，將「俱已」連范已拖在內，折到徒抱離憂，陡然咽住。「江上」字，則又補點題中新亭渚也。（《古詩賞析》卷十八）⁵⁷

范雲爲零陵郡內史，零陵在今湖南，爲瀟水、湘水交會處，湘水注入洞庭湖，謝朓在建康西南瀕長江之新亭渚送別，則范雲赴任當是走水路，乘舟溯江⁵⁸。此詩用典涉及黃帝張樂洞庭，娥皇女英隨舜南遊，舜死蒼梧，葬九嶷山，遂有零陵之地名⁵⁹，可知謝朓是據范雲將要前往的路徑，引發歷史性地聯想。「雲去」一語雙關，兼用范雲之名，言其隨雲順風逆江前行，江水卻要往下東流回返，想像船將遠去，水面空流，悵惘之情和不捨之意，已在不言之中，故「雲去」、「水還」二句，「既有興象，兼之故實」⁶⁰，堪稱佳句。

這首送別之作，緊扣彼己雙方表述，設想將來，一則期許范雲能如廣平太守鄭

⁵⁵ 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頁 396、399。

⁵⁶ 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頁 408。

⁵⁷ 見清張玉穀著，許逸民點校，《古詩賞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12 月），頁 408、409。以下隨文引此書，不煩注出處。

⁵⁸ 譚其驥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海：中國地圖出版社，1989 年 10 月），第四冊，頁 27、28、34、35。

⁵⁹ 洪順隆，《謝宣城集校注》，頁 235。

⁶⁰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 1 月），頁 193。

表，治績顯著，聲名籍甚；一則用司馬相如因病免官，家居茂陵，致力著書事，似乎暗示自己無意於仕進。張玉穀言「心事俱已矣」，兼涵彼己來說，確如所見，唯其「心事」何指，並未在詩篇中明白陳述⁶¹，若照此詩撰作的時代背景來看，「心事」似應指政局急遽變動，大權旁落，昔日與之遊處的王融、竟陵王、隨王等一時俱逝，既已因交誼而聯帶受到波及，未來不可測，悽愴傷心，就不只限於此刻離別之憂而已，故未明言的「心事」，范雲當可意會。通篇而論，用典妥貼，意象清新，含蓄蘊藉，應屬佳妙之作。

李白〈酬殷佐明見贈五雲裘歌〉吟朗謝朓〈觀朝雨〉詩句，今觀其詩：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戢翼希驥首，乘流畏曝鯁。動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

按謝朓有〈直中書省〉詩，《文選鈔》云：「直，宿也。」張銑云：「直，謂宿於禁中以備非常也。」⁶²詩言「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當是置身宮禁之內，則此詩亦應為任職中書侍郎時所作；謝朓在蕭鸞篡位改元之後的建武元年（494）冬至二年（495）春任此職⁶³，詩言「朔風」或是冬季。前六句，寫清晨眺望所見之雨景，乃在狀描雨受風吹自遠而至的景象。先言雨隨風由北自江上迎面而來，遠景頗為壯濶；次用「既……復……」表示進層平列的连接詞，寫雨迅急地持續飛灑在近處聳立的臺觀之間；進而用譬喻手法，言風吹細雨迷濛如霧，飄散漫天且似塵埃。「平明」四句，寫其整衣安坐，興發遙想，思考自身進退出處的問題。其所以轉入內心世界，當有時間與地點因素，除了天色尚早，冷清寂寥，更因現今正置身宮禁之中，容易因此激發反思，對仕宦重作定位。末六句，透過其用典，謝朓顯然已深刻地意識到內心的複雜和矛盾。當其戢翼未遇之時，期望昂首振翅高飛，而當乘流得便之際，又畏懼暴鯁失勢⁶⁴；或出或處，各有其得失，又僅能擇其一，而徘徊不定，左

⁶¹ 方東樹言「『心事已矣』，意未詳。」同上註。

⁶² 《唐鈔文選集注彙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冊，頁553。

⁶³ 曹融南，《謝宣城集校注》，頁458。

⁶⁴ 唐陸善經注，見《唐鈔文選集注彙存》，第一冊，頁156。

右爲難，歧路必多亡羊；幾番天人交戰，他認定仍以隱居退藏爲宜。

目睹政局巨變，人事代謝，謝朓身在魏闕而思存江海，他有退隱的念頭，原是極爲自然合理。儘管此後謝朓詩中仍常表達隱居之意，然而他沒有離開官場，終於不免自陷暴鯁之禍⁶⁵。究竟是什麼現實因素使得謝朓不能妥善抉擇，在此不便深作討論，唯據其詩篇內容而論，謝朓對進退出處，在觀念上似已有所改變，轉爲以仕宦爲隱的折衷性思考，其進退失據亦遂勢所難免，其轉折軌跡頗可留意。

謝朓在明帝建武二年（495）暮春出任宣城太守，至建武四年（497）春止⁶⁶，大約兩年有餘，時間並不長。現今謝朓詩文集，保存許多這時期的詩篇，其數約占三分之一⁶⁷，大部分又多述及山水風景，因而也奠定其爲山水詩人的地位。謝朓尚有五首詩與李白有互文關係，均作於出守宣城期間，其中三首：〈京路夜發〉、〈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依據詩題指稱的地名，察其地理方位，這三首詩理應如此排列，謝朓是拂曉乘車從建康出發，至新林浦搭舟，江行向板橋，然後就近登三山回望建康，當是寫於建武二年暮春⁶⁸。

〈京路夜發〉詩云：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曉星正寥落 晨光復泱泱。猶沾餘露團，稍見朝霞上。故鄉邈已窅，山川修且廣。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敕躬每踟躕，瞻恩惟震蕩。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

明清人論此詩，多集中於寫景的前六句，言「擾擾」、「肅肅」二虛詞，能逼真地寫出夜發的情景，尤其「曉星」四句描繪晨光景色，儼然具象，最被稱道⁶⁹。若更作體察，「擾擾」、「肅肅」，均爲表狀態之副詞，言紛亂地準備行李，急速地吩咐車駕，頗能突現臨行前家人僕役緊張忙碌的情狀。「曉星」四句，乃是出發時目

⁶⁵ 參清何焯評，見曹融南，《謝宣城集校注》，頁 217。

⁶⁶ 曹融南，《謝宣城集校注》，頁 458-460。

⁶⁷ 王仲鏞，〈讀謝朓的宣城詩〉，見茆家培、李子龍主編，《謝朓與李白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9月），頁 1-4。

⁶⁸ 王仲鏞，〈讀謝朓的宣城詩〉，見茆家培、李子龍主編，《謝朓與李白研究》，頁 1、2。並參譚其驥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頁 27、28。

⁶⁹ 洪順隆，《謝宣城集校注》，頁 316；曹融南，《謝宣城集校注》，頁 277。

見之景，每句又各用一副詞，「正」指現在時間，「復」、「猶」、「稍」，皆表示狀態。先言天猶未亮時，晨星稀疏，夜色依舊昏暗不明；但是時間並未停滯不前，「猶沾」一句寫景細微，言草上仍然附著圓轉的露珠，天色應已漸明，乃能俯察；抬頭隱約望見朝霞，用「上」字言其冉冉升空，此時天已破曉。因此寫景四句，實已述及時間的推移，藉著「曉星」、「晨光」、「餘露」、「朝霞」，寫出天色由暗轉明的過程。

此詩後面八句，寫其在車行途中內心所思所感。「故鄉」四句，言車行於途，故鄉逐漸遙遠，而要到宣城，卻也有段山重水複的長路；進而想像其任太守，將為公牘文案繁忙，只得在遠處思念心愛的親友⁷⁰。「敕躬」四句，言其常懷戒懼謹慎，想及皇帝施恩派任其為太守，心情起伏搖蕩；雖厭倦長途跋涉，卻無法辭退官職，而只有勉力而行。推究詩末四句語義，謝朓出任宣城太守，似乎非其意願，對明帝的任命，亦像難以婉拒，應是懾服於君王生殺予奪的威勢，而有不得已之情。若慮及此，或不能全然怪罪謝朓不能急流勇退，批評其自陷於暴鯁之禍。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詩云：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孤游昔已屢。既歡懷祿情，復協滄洲趣。翫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此詩前四句寫景，尤其「天際」二句頗為南朝詩人所仿效，明清人多稱許其寫景入神、如畫⁷¹。現代學者常稱引王夫之評語，其言曰：

語有全不及情而情自無限者，心目為政，不恃外物故也。「天際識歸舟，雲間（當作「中」）辨江樹」，隱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從此寫景，乃為活景。故人胸中無丘壑，眼底無性情，雖讀盡天下書，不能道一句。……從「識」、「辨」二字引入，當人去止處即行，遂參天巧。雖然，作者初不

⁷⁰ 「心賞」或「賞心」，本謂心愛或心情暢快，可轉指心愛的對象，即朋友或美好的景物。詳見王雲路，《六朝詩歌語詞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頁285、286。

⁷¹ 洪順隆，《謝宣城集校注》，頁239、240；曹融南，《謝宣城集校注》，頁221、222。

役意為此也。（《古詩評選》卷五）⁷²

船山論詩，言「情景名為二，而實不可離。神於詩者，妙合無垠。巧者則有情中景，景中情」⁷³。若據此以論，謝朓這兩句詩，可謂「景中情」之語，並非純粹寫景；所述天際歸舟、雲中江樹之景，係出自詩中抒情主體的「識」、「辨」，此雖言其觀察認知，而眺望之凝神專注，含情脈脈已不言可喻。唯須考量的是，此一含情凝眺之人假如視點沒有轉移，其實也就不必要「識」、「辨」，故寫景的四句，仍可再加體會。

依據詩題來看，謝朓言其前往宣城，此時船已出新林浦，正朝向板橋，乃沿著長江往西南而行。言「江路西南永」，用「永」字形容水路迢迢，應是瞻望前途；言「歸流東北鶩」，用「鶩」字狀描江水奔流往反方向而去，新林浦、建康皆在其東北，謝朓的故鄉是建康，故用「歸」字，則是回首顧望，可見抒情主體並非專注單一方向，視點當有轉移。江流有其定向，東北與西南之分，特別加以辨識，顯然與其走水路離建康赴宣城有關。「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二句，言「天際」、「雲中」，則必是眺望遠景，此「歸」字與「歸流」之「歸」重複，前後相承，可以推知所望之景在東北方，即朝向建康的方向。若更細加推究，船在水與天連之處，須觀其航行，方可識其走向，遙望江與雲齊之處，欲知江邊之物是樹，似又有地理或物理常識的運用，此一辨識活動，應有時間停頓，而景物又都處於故鄉的方向，含情凝眺之人依戀難捨之意，可說盡在不言之中。船山言此詩寫景之句，看似「全不及情而情自無限」，論其借景抒情，乃是「從『識』、『辨』二字引入」，言作者是「心目為政」，憑著其內在感知，以狀描所見之景物，不過度強調情感意念的表達，故所寫的是「活景」，評其能「參天巧」；因而若稱其為「入神」之句，似非過譽。

謝朓這首詩尚有八句，內容涉及出守宣城，對於未來生活景況的設想。「旅思」二句，寫其身體隨船搖晃而生厭倦之情，又經由回憶昔日遊宦荆州來自我安慰。「既

⁷²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見《船山遺書全集》（台北：中國船山學會、自由出版社聯合印行，1972年11月），第20冊，頁11947。

⁷³ 〈夕堂永日緒論內編〉，見戴鴻森，《薑齋詩話箋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4月），頁72。

歡」以下四句，想像其任宣城太守，既能作官又可過著有如隱居的生活，從此可與京城建康隔離而免受現實干擾，且又能親近山水風景，遂生喜悅之情。詩末二句用《列女傳》典故，化用陶答子妻語⁷⁴，自謙才疏德薄，唯願如南山玄豹隱於雲霧之中，頗有遠害全生之意。謝朓對出守宣城，其所設想的生活方式，即所謂「吏隱」；若參照〈京路夜發〉、〈觀朝雨〉二詩，關於進退出處問題，謝朓在觀念上已有重大改變，前是認定仕與隱難以兼遂，須擇其一，而願辭官隱退，此則轉為想要二者兼得。清張玉穀評此詩，似已注意到謝朓改變其想法，曰：

後八，則以久已倦遊，跌出吏隱外郡，庶幾可以遠害全生，是為題情，較〈京路夜發〉作，用意一變。（《古詩賞析》卷十八）

若論其意望辭官退隱，竟轉而有吏隱的想法，觀念轉變如此迅速的原因，從〈京路夜發〉一詩透露的訊息，言其「無由稅歸鞅」，可能是迫於政治現實，既已辭官不得，又以宣城其地僻遠，想過適意的吏隱生活，而改變其想法，此亦頗符合情理。然而，若執持吏隱觀念，以為可無往不自得，則身仕亂朝，將難避免池魚之殃，謝朓是否思慮不周或心存僥倖？在此不宜深究，或可另文討論。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云：

灞澗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鬢不變？

李白頗為激賞「餘霞」二句，古來稱賞者亦復不少⁷⁵，然而鮮能切中肯綮。能具體言其要妙的，應是魏耕原先生之說，其言曰：

這兩句寫黃昏景觀，晚霞多彩鮮麗，遠水無波而明亮反光，不僅如錦緞如白綢，而且借用綢緞的柔軟光滑的質感，更能表達出日暮黃昏柔和瀟散的適意。細看霞光則着力於顏色，遠江則着力於日色暗淡時反射的亮光。……確實捕捉了轉瞬即逝處於變化中景物的光度和質感，因為暮色很快會淹沒一

⁷⁴ 詳見張濤，《列女傳譯注》（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0年8月），頁72、73。

⁷⁵ 洪順隆，《謝宣城集校注》，頁319；曹融南，《謝宣城集校注》，頁279。

切。⁷⁶

此一解說最有價值的部分，乃在指出以「練」喻「江」是因天色暗淡遠江反射亮光，反光柔軟光滑如白綢。唯僅對這兩句古今樂道的秀句、警句作解釋，未論及此詩其它寫景句，殊為可惜。

謝朓此詩，首二句用典，以王粲登灞陵回望長安、潘岳在河陽眺望洛陽，類比其登三山望建康，三者所望之地均是都城，同時又都是各人心所繫念的故鄉。謝朓以典故自比，將其並列，手法頗為獨特，其後如徐陵、王褒曾加以仿效而用於駢體書信中⁷⁷，可見其影響。「白日」六句寫景，如果配合前述提及的地理方位：建康在三山東北，三山臨江，長江由西南往東北流，並慮及太陽的移動向度，將可發現寫景的前四句，觀者之視點應有轉換，並非全然專注於建康方向，所描述之景物光色有所變化，時間也在推移。具體言之，當其注目於東北方的建康時，只見白色陽光閃耀於翹起的屋脊上，城區的樓宇房舍參差錯落而歷歷在目。言「餘霞散成綺」，用「散」字、「餘」字陳述晚霞，在形容西斜的陽光成放射狀映照於天邊雲層，此時視點望向「餘霞」，觀者應是面朝西或西北。言「澄江靜如練」，彩霞應已變其色澤，天空轉為灰白，江岸呈暗黑色，此時由西南奔往東北的江流反射著長帶狀的白光，因為江水以反光呈現，目睹江面色白而不見閃爍，故用「澄」、「靜」二字形容。這四句都是眼睛所見的遠景，接著「喧鳥」二句則是近景；唯此刻天色已暗，景色非目力所能及，故一句寫其聽覺，一句寫嗅覺，耳聞鳥聲喧嘩而推測其遍布春洲，鼻察多種花香而設想花開郊甸。

這首詩後六句抒情，在結構上安排於寫景之後，就承遞關係而言，可說順當妥貼，亦即當天色黑暗，耳目等感官難以作用時，易於轉向內心世界探索。考察語義內容，這六句主要是針對自身既已離開建康航向宣城，竟又靠岸而登高遠眺一事進行反思，唯其意識活動較傾向感性。「去矣」二句，用表示感歎的助詞「矣」字、「哉」字；「佳期」二句，自問未來與親友相聚將在何時？乃是承接自歎昔日歡宴

⁷⁶ 魏耕原，《謝朓詩論》，頁 94。

⁷⁷ 徐陵〈與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書〉、王褒〈與周弘讓書〉，見高步瀛，《南北朝文學要》（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7 月），下冊，頁 562、578。

已成過去而來，於是自言不覺傷心而落淚，又自解其望鄉是因為有情，終於自覺到沉緬於離別憂傷則易衰老而作結。儘管此詩之抒情頗流於感性，唯抒情寫景相互關聯，詩句連環相扣，表述徘徊不忍離去的複雜情緒甚為具象，婉轉曲折，情意綿綿，因而足以動人，引起共鳴。

謝朓在宣城的作品頗多，李白詩用其語彙的，是〈郡內高齋閑望答呂法曹〉、〈冬日晚郡事隙〉二首。謝朓在離開建康時滿懷眷念故鄉之情，在途中又已興起吏隱的想法，那麼他任宣城太守，生活是否自得適意？是否再無辭官隱居的念頭？在此不便就其宣城之作一一考察，唯討論這兩首詩的景物描寫，應論其情感內容，似不能忽略這些問題不談。〈郡內高齋閑望答呂法曹〉詩云：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窗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眾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非君美無度，孰為勞寸心？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

這是首贈答詩，描述在宣城郡高齋眺望風景，藉以酬答呂僧珍之贈詩⁷⁸。所謂「郡內高齋」，當是謝朓建於陵陽山，李白曾經登臨憑弔的「謝朓北樓」。關於謝朓此詩的語義結構，清張玉穀有詳盡分析，其言曰：

此因閒望思呂，遂答其詩，所謂兩截題也。前二，高齋閒望，點題直起。「窗中」四句，皆寫望中景，然「窗中」句頂上「曠」字，「庭際」句頂上「高深」，「日出」、「山暝」則該一日說，「眾鳥散」、「孤猿吟」已含獨望之感，為思友引端。「已有」四句，渡到思呂，卻又從閒望時補出非無酌琴韻事可以自樂，然後跌出非君孰思，曲折開展。後四，感呂亦復念己貽詩，即美其詩，以若親來至作結。用「玉山岑」，乃暗兜前半高齋之景也。（《古詩賞析》卷十八）

這段評點甚可留意，一是對這首詩標題方式的解釋，指出詩題中既有交代題意，又敘其酬贈對象者，稱為「兩截題」，則如謝朓〈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

⁷⁸ 唐呂向注云：「呂僧珍，齊王法曹也。」見《增補六臣註文選》（台北：華正書局，1974年10月），頁482。按呂僧珍，《梁書》、《南史》有傳，不載此官職，建武二年至四年間居何職亦不可知；唯呂僧珍曾從隨王蕭子隆出鎮荊州，任防閣，可知為謝朓昔日僚友。見《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1月），頁211。今其詩不存。

僚〉、李白〈三山望金陵寄殷淑〉等，亦屬此類。一是在解說這首贈答詩之時，特能深入寫景部分所蘊含的情感意識，論其如何回應呂僧珍的贈詩，經由他的分析，可知此一贈答之作，寫景與抒情並非畫分為兩截，此即王夫之所謂「情景名為二，而實不可離」，凡是佳作則景中含情，詩人立象以盡意，讀者須理會探求象外之意。

若論這首詩的美感特質，清陳祚明之說最為全面而切要，其言曰：

此詩嘹亮自然，調高節古，遠追漢魏，無足多讓。「牕中」、「庭際」，山林在目；千古登高望遠，不能易此二句。「鳥散」、「猿孤」，興離群之感，極佳；獨酌、獨彈，企思深至。後六句，風人之遺調，語安雅而情纏綿。（《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十）⁷⁹

「窗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前句寫遠處羅列著層疊起伏的峯巒，這是平遠之景色，後句寫低頭俯瞰則高樹盡在其下，這是近景，此真能捕捉登高賞景的普遍經驗。唯言窗之「中」，似乎要表達遠景呈現在窗的框架之內，言庭之「際」，則近景當是在庭的邊緣往下所見；倘若如此，前句彷彿畫幅中的風景，須是處於人工的建物之內，乃得而見⁸⁰。「日出眾鳥散，山暝孤猿吟」二句對仗，早晚光色明暗對比，山中群鳥飛散，遠處隻猿獨鳴，謝朓置身高齋，應易興起離群索居的孤獨感。然而，此等山中景象亦有美感，何況尚可飲酒彈琴之樂，故詩末才會召喚呂僧珍來遊。至於陳祚明評此詩，言「調高節古」、「風人之遺調」，主要針對詩末「非君美無度」六句發論，若考察其語彙，如「美無度」、「惠而好我」、「瑤華」等，皆本於《詩經》、《楚辭》等前代文學作品⁸¹，且不論其句法的相似度，此互文現象應是促成「語安雅而情纏綿」的原因。

據謝朓答呂僧珍詩來看，其在宣城的生活情調，應是幽靜而安閒的，雖略顯孤獨，風光景色肯定是美好的，他似乎也樂在其中。宣城這一靜僻的遠郡，理應是可履行其吏隱想法的地方，但又未必然，〈冬日晚郡事隙〉詩云：

⁷⁹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集部，總集類，冊1591，頁193、194。以下隨文引此書，不再注出處。

⁸⁰ 六朝山水畫、畫論與山水詩的關係，或可據此推敲。

⁸¹ 洪順隆，《謝宣城集校注》，頁323、324；曹融南，《謝宣城集校注》，頁283。

案牘時間暇，偶坐觀卉木。颯颯滿池荷，翛翛蔭窗竹。簷隙自周流，房櫳閑且肅。蒼翠望寒山，崢嶸瞰平陸。已惕慕歸心，復傷千里目。風霜旦夕甚，蕙草無芬馥。云誰美笙簧？孰是厭邁軸？願言追逸駕，臨潭餌秋菊。

此詩未知是建武二年或三年冬作，依據詩題，乃在寫其冬日傍晚郡務餘閒時，觀覽景物的心情。關於詩篇的結構章法，清方東樹頗有扼要解說，其言曰：

起句點題，次句「觀」字，串下「颯颯」六句之景。「已惕」二句頓束，承上啟下。「風霜」以下述懷。（《昭昧詹言》卷七）⁸²

可知此詩結構嚴整，井然有序，敘事、寫景、述懷相互關聯。陳祚明選這首詩，則就其寫景與敘懷的部分為說，評曰：

俱是平調，情景並切。「颯颯」二句、「蒼翠」二句，微有致。結意數見，必索新語，故不覺重複。（《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十一）

「颯颯」二句，李白用其語彙入詩。在冬日的黃昏，見到突起於池塘水面的荷葉隨風搖擺，傳來颯颯的聲響，而原本密葉蔭蔽著窗戶的竹子，此時唯見枝葉稀疏，彷彿鳥羽禿落一般；這兩句寫景，確能寫出冬天所見之荷塘與叢竹，那種蕭索的景致。「蒼翠望寒山，崢嶸瞰平陸」，意謂舉目遙望遠山，雖是天寒的冬日，猶見山色青翠，低頭俯視原野，又見到它被高峻的群山所圍繞。「望」、「瞰」二字，穿插於句中位置，就詞義分析，上句「蒼翠」、「寒」皆修飾「山」，下句「平陸」指原野，「崢嶸」是形容山之高峻，故「望」與「瞰」有別，前者是平視，後者則是向下由近及遠的看，而其觀看都含有對於景象或景觀的辨識作用。因此，「蒼翠」二句，當在傳達謝朓對遠山、平野的冬日體驗，季節有別，山色應也有變化，據此亦可想像詩篇中的抒情主體凝神專注的樣態，不禁也會想到「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句法的類似性。至於「簷隙」二句，應是在室外觀看所處郡齋的景況，「隙」字，可作縫隙解，亦可指穿過縫隙的日光，下句透過窗戶想像室內應較安靜，則周流於簷隙的或當是吹蕩的風，而不是指陽光的移動。

綜觀這六句寫景，在冬日傍晚時分開步於郡齋之外的謝朓，應是採取一種省視

⁸²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1月），頁196、197。

的心態，照察所處的生活環境。而日晚天涼，風聲颯颯，荷葉、竹葉枯索變衰，四野寂寥，遠山蒼茫，如此氛圍，對遊宦宣城的謝朓來說，興發想家或思歸之情，言「已惕慕歸心，復傷千里目」⁸³，可謂極其自然而合理。然而，若觀詩末「云誰」四句，先是用反詰句自問：有誰會以仕宦為美？又有誰以隱居為病？最後竟言想要追隨賢者，辭官而過隱居的生活⁸⁴，亦即謝朓雖然想念故鄉或思歸，卻也沒有放棄辭官隱居的念頭。如果細加思辨，謝朓其人似甚矛盾，或許他會有吏隱的想法，此種思考乃在被迫不得不出仕的情況下兩全其美的辦法，遊宦宣城實亦可視同隱居，倘若現實已不允許，想要辭官而隱豈非空想？宣城遠郡原本寂寥，而隱居雖不必就要「臨潭餌秋菊」，自放於深山廣澤之中，但若息交絕遊、閉門而隱，也是要經受著孤獨和寂寞，既已禁不住宣城的冷清寂寥，想要隱居，談何容易！在進退出處問題的思維紊亂而流於感性，又按捺不住孤寂，略由本文列舉的少數幾首詩考察，似可見到謝朓也有著人性的弱點。

四、結論

李白稱舉謝朓或用其詩歌語彙，無疑地必是肯定這位南朝詩人，李白與謝朓有互文現象的詩篇，大部分見於李白生平遊歷或客寓金陵、宣城時的作品中。我們自不能說李白行蹤或遊覽的景點，即是因閱讀謝朓詩受其影響所致，唯在遊覽謝朓遺跡或登臨謝朓仕宦所經之地，無論是寫景抒懷或酬答餞別之作，詩篇中表達緬懷之情，或稱述其故事，或引述、化用其詩句語彙，對於具有高度文學素養的李白而言，應是極其自然的。

關於李白稱述時機和語用情況，本文略已就其詩篇的語境加以分析，並推論其

⁸³ 「千里目」一語，謝朓之前已有用例，如孫楚〈之馮翊祖道〉詩言「舉翮撫三秦，抗我千里目」，顏延之〈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詩言「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參見洪順隆，《謝宣城集校注》，頁 250。按此語當是化用《楚辭·招魂》「目極千里兮傷春心。」見李善注，《文選》，頁 693。

⁸⁴ 洪順隆，《謝宣城集校注》，頁 251；曹融南，《謝宣城集校注》，頁 229。

外緣的情境因素，對此議題或可有較為具體的理解。若論李白對前代詩人是否獨衷情謝朓？首先，根據李白稱引謝朓詩的情況來看，如上所述，對此評斷似宜有所保留。其次，李白所稱賞的謝朓詩數量並不算多⁸⁵，且較偏重詩篇寫景的部分，亦即謝朓詩寫景高妙之處，最能吸引李白的注意而留下深刻的印象，至於述懷的部分，則極少被稱用。這不是說李白不欣賞謝朓詩，意在指出他對謝朓詩可能並非全盤接受，而是有輕重取捨之別。

學者研究謝朓詩，早已發現其對自然景物的描寫纖巧流麗，詳於就微小對象用文字細致寫生，對自然景物的光色變化觀察入微，並常以薄暮的景色為題材，對內心世界進行投影⁸⁶。本文逐篇討論李白稱賞的謝朓詩，頗可印證此說之真確；此外，據其語境分析，尚可發現其詩篇中抒情主體的視點轉移，牽動著景物風光的描寫，不僅遠景、近景有轉換，也從景色的變化反映時間的推移；若要能有效詮釋其景物描寫之妙，實不宜摘句為說，因為詩篇所有寫景句，乃在呈現一次獨特的景觀體驗。謝靈運、謝朓都被後世稱為山水詩人，但其作品皆非純粹的風景詩，實不應以今度古，非議或輕忽其說理或抒情的部分⁸⁷。根據本文所論之謝朓詩，其詩篇結構雖常寫景在前，述懷居後，然而二者之間密切關聯，非如表面所見畫分兩截，由觀覽景物轉為述懷，並非憑任抒情主體的主觀意識轉移，乃是按照視知覺的規律或因自然景色已然暗淡遙遠，遂轉向內在世界的反思和照察，故情與景有機地聯繫，傳達著具體完足的經驗感受。

建康作為都城，兼為謝朓故鄉，從謝朓詩可見對同一地方的認同感有別，繫念故舊親人則思歸或徘徊不能離去，想到可以遠離政治是非時，卻又認為是囂塵之地。謝朓關於進退出處的仕隱問題似慮猶未周，因而流於感性，時多悲憂，頗欠缺有效開解之道，就生命情調而言，與李白的飄逸豁達，可謂大異其趣。李白遺願葬埋青山，地近謝朓故宅，江山如畫，千古美談，他欣賞謝朓詩，是否即全然認同其人，

⁸⁵ 梁蕭統《文選》選謝朓詩二十一首，本文論列李白稱用者十一首，除〈夜聽妓〉二首之一、〈冬日晚郡事隙〉二詩，其餘均見《文選》。

⁸⁶ (日)興膳宏，〈謝朓詩的抒情〉，見興膳宏著，彭恩華譯，《六朝文學論稿》(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6月)，頁76-97。

⁸⁷ 王鍾陵，《中國中古詩歌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頁424-426。

或當有辨。